

自我厌恶与大学生同伴关系：抑郁和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 *

刘 粲¹ 洪新伟² 赵明玉² 宋明华³

(1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合肥 230036) (2 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 宁波 315211)
(3 湖州师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湖州 313000)

摘要 为考察自我厌恶对大学生同伴关系的影响机制以及抑郁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 采用中文版自我厌恶量表、同伴关系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 443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1) 自我厌恶与大学生同伴关系呈显著负相关; (2) 抑郁和社会支持在自我厌恶对大学生同伴关系的影响过程中起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 通过降低大学生的自我厌恶和抑郁水平, 同时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的作用, 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同伴关系。

关键词 同伴关系, 自我厌恶, 抑郁, 社会支持, 大学生。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同伴关系 (peer relationship) 是同龄人之间或身心发展同水平个体之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 被视为是有效衡量学生群体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水平的一项指标 (刘广增等, 2016)。研究发现, 同伴关系能为个体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 能有效降低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出现的几率 (Healy & Sanders, 2018)。然而, 已有的研究更多是将同伴关系视为一个位居前端的预测性或影响性因素, 较多关注的是同伴关系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后效, 却忽视了对同伴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此外, 已有的同伴关系研究所关注的群体多为儿童和青少年, 较少关注受到多重压力影响的大学生,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丰富和拓展同伴关系的研究。鉴于此, 本研究拟深入探讨影响大学生同伴关系的机制, 为改善大学生同伴关系以及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

近年来, 个体层面的特征水平是同伴关系研究的重点 (Bornstein & Putnick, 2021)。个体层面的特征研究往往会涉及多种不同的研究变量, 其中自我厌恶最为特殊且重要。自我厌恶 (self-disgust) 是一种持续的自我意识情绪模式, 以某种

方式指向自我, 并且会产生一系列回避和排斥的社会交往行为 (Glashouwer & de Jong, 2021)。研究发现, 自我厌恶由以下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 个体自身进化出的体验厌恶的倾向会在早期发展阶段开始的社会比较过程 (即他人如何看待我) 中逐渐内化, 尔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自我概念产生相应的变化, 进而会激活个体自身的厌恶感受 (Powell et al., 2015)。自我厌恶个体认为自己令人厌恶, 不受他人欢迎, 在描述被拒绝和社交退缩的经历时, 往往会将其视为一种合理的信念 (Clarke et al., 2019)。由此可见, 自我厌恶会破坏个体与他人社会交往和联系的能力, 并会潜移默化地进一步形成无意义的社会关系。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₁: 自我厌恶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同伴关系。

由于处在从青少年晚期到成年早期的过渡阶段, 大学生群体面临着诸多压力和挑战, 他们关注的重点也从学业变为包含人际关系、情感、科研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混合体, 较易经历强烈的情绪动荡以及不良的心理状态, 如抑郁、焦虑等, 尤以抑郁最为常见且严重 (刘爱楼, 刘贤敏, 2020)。抑郁 (depression) 是个体由于意识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所产生的一种情感障碍, 往往伴随着思维、认知功能方面的迟缓以及社交活动能力的减退等症状 (范航等, 2018; 刘粲等, 2022)。研究发

收稿日期: 2022-07-05

* 基金项目: 安徽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经费 (rc432206)。

通讯作者: 宋明华, E-mail: 02615@zjhu.edu.cn; 刘 粲, E-mail: liushen@ahau.edu.cn。

现, 同伴关系会受到抑郁个体自身病理性特征的消极影响(Brieant et al., 2020)。抑郁不仅会诱发个体出现心境低落、注意力下降等问题, 还会导致他们在人际交往、社会适应、社会学习等方面出现诸多困难(Reus et al., 2018)。目前, 已有少量研究尝试探索抑郁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如抑郁个体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相较于正常个体往往贡献更少的金额, 他们的合作倾向会随着抑郁水平的升高而降低(Turney & Hardie, 2021)。即, 抑郁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较差, 这会直接影响他们与同伴群体的合作行为, 进而导致不良的同伴关系。根据抑郁的认知理论(depression cognitive theory), 抑郁个体对于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和抑郁的发生、发展与维持密切相关(周玮等, 2020)。而自我厌恶是一种典型的负性情绪, 已被证实与抑郁有着密切联系(Ypsilanti et al., 2019), 被认为是抑郁的先决条件。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H₂: 抑郁在自我厌恶与大学生同伴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同伴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社会交往结果(Wu et al., 2022)。在社会交往的研究中, 学者们更关注社会支持所起到的作用。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指个体通过社会互动以获得削弱心理应激水平、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支持与帮助(张林等, 2017)。当个体步入大学生活后, 他们的社会支持形式和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尽管社会交往的数量和形式相较于中学阶段都更为多样且丰富, 但与此同时也需要面临和处理更为复杂的新的人际关系, 而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合理地处理人际关系问题则会导致不良的同伴关系(叶宝娟, 马婷婷, 2020)。由于宿舍生活远离了原生家庭和旧的同伴关系, 往往会导致个体缺乏来自家庭、同伴以及社会的多方面支持, 从而使得个体缺少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的机会, 导致个体无法获得良好的同伴关系(曾嘉鸿等, 2017)。自我厌恶作为一种负面情绪, 会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 导致他们对自身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消极认知, 容易过度解读社会情境中的威胁性信息(熊戈等, 2019)。由此可见, 自我厌恶个体对人际和环境过于敏感担忧以至于频繁出现社交回避行为, 导致社会交往程度低, 难以获得他人的支持。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H₃: 社会支持在自我厌恶与大学生同伴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除了探索抑郁和社会支持在自我厌恶

与大学生同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还关注抑郁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抑郁个体由于自身的原因会表现出认知、社会行为等多方面的缺陷, 如低自尊、注意力涣散、社会交往回避等, 这不利于他们准确捕获来自外界的友好信号, 容易经历和体验更多消极的同伴互动(纪林芹等, 2018)。同时, 抑郁个体容易出现快感缺失, 对于愉悦的体验能力会随着抑郁水平的提升而下降, 会进一步遏制他们尝试与外界交往的意愿(Song et al., 2022)。换言之, 抑郁症状本身会使得个体难以从积极的社会交往中寻求快乐, 也难以维系社会纽带和亲近他人(McGovern et al., 2022)。更为严重的是, 为了避免在人际交往中经历失望以及被他人排斥, 抑郁个体往往习惯于使用社会退缩策略, 这会使得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主动性进一步下降, 不愿意向亲友寻求支持和帮忙, 长此以往会导致他们无法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张林等, 2022; Schwartz-Mette & Rose, 2016)。然而, 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缓冲负性情绪对个体的影响、增强个体处理压力事件的能力, 同时还能使个体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如同伴关系), 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发展(邱依雯等, 2021)。即, 自我厌恶会增加抑郁的风险, 随着抑郁程度的增加, 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会相应降低, 会使得个体缺少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机会, 这不仅不利于个体培养良好的社交技能, 还会导致个体由于畏惧社交活动而表现出多种社交退缩行为, 进而无法获得良好的同伴关系。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H₄: 抑郁和社会支持在自我厌恶与大学生同伴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拟考察自我厌恶如何影响同伴关系以及抑郁和社会支持在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理论模型见图1)。这不仅能进一步明确自我厌恶影响大学生同伴关系的机制, 同时也能将本研究的发现用于指导实践教学, 进而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升大学生同伴关系提供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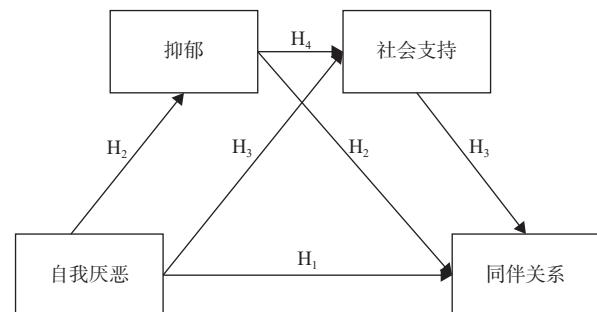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面向安徽、浙江、湖北三个省五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共计发放问卷 460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44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30%。其中男生 221 人，女生 222 人；大一 184 人，大二 129 人，大三 62 人，大四 68 人；平均年龄为 20.47 岁 ($SD=2.80$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厌恶量表

采用由 Overton 等人 (2008) 编制、经熊戈等人 (2019) 翻译和修订的中文版自我厌恶量表 (Chinese Version of Self-Disgust Scale)，共计 17 个题项，其中 11 个题项与量表内容和结构有关 (8 个题项为反向计分)，计算总分；6 个题项为中性填充语句，用于平衡条目的负性陈述，不计分。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1 表示“非常同意”，7 表示“非常不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4。

2.2.2 同伴关系量表

采用邹泓 (1998) 编制并修订的同伴关系量表 (Peer Relationship Scale)，包括同伴接纳和恐惧自卑两个维度，共计 30 个题项。其中，同伴接纳分量表除第 1、3、4、7、11、17 题项外，其余均为反向计分；恐惧自卑分量表题项均为正向计分。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4 表示“完全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同伴接纳和恐惧自卑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2 和 0.91。

2.2.3 抑郁量表

采用由 Zung (1965) 编制、经刘贤臣等人 (1995) 修订的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共计 20 个题项，单维度。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1 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4 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

2.2.4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叶悦妹和戴晓阳 (2008) 编制的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ocial Support Scal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包括主观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共计 17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 表示“不符合”，5 表示“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9、0.90 和 0.92。

2.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6.0 软件统计处理与分析数据，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Podsakoff et al., 2003)。结果表明，所有因子中特征值大于 1 的共计 18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5.58%，小于 40% 的临界值，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的结果见表 1。其中，性别与自我厌恶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年级与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厌恶、抑郁与同伴关系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厌恶、抑郁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自我厌恶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上述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数据适合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处理。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n=443$)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1. 性别							
2. 年级			-0.02				
3. 自我厌恶	1.69	0.65	0.13**	-0.05			
4. 抑郁	1.92	0.44	0.06	0.01	0.64**		
5. 社会支持	3.89	0.83	-0.21**	0.07	-0.46**	-0.38**	
6. 同伴关系	2.78	0.28	-0.07	0.11*	-0.36**	-0.30**	0.48**

注：* $p<0.05$ ，** $p<0.01$ ，*** $p<0.001$ ，以下同。

3.3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SPSS 宏程序中的 Model 6 对抑郁和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首先，控制性别和年级，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法抽取一个容量为 5000 的 Bootstrap 样本，然后对该样本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95% 置信区间检验。结果表明，自我厌恶显著负向预测同伴关系 ($\beta=-0.35, p<0.001$) 和社会支持 ($\beta=-0.33, p<0.001$)、显著正向预测抑郁 ($\beta=0.64, p<0.001$)；抑郁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支持 ($\beta=-0.16, p<0.01$)。当同时考虑自我厌恶、抑郁和社会支持时，自我厌恶显著负向预测同伴关系 ($\beta=-0.14, p<0.05$)，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同伴关系 ($\beta=0.39, p<0.001$)，而抑郁与同伴关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07, p=0.216$)，具体的结果见表 2。

表2 各变量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Bootstrap下限	Bootstrap上限	t
同伴关系	性别				-0.03	-0.11	0.06	-0.59
	年级	0.38	0.14	23.43***	0.09	0.01	0.18	2.09*
	自我厌恶				-0.35	-0.44	-0.26	-7.84***
抑郁	性别				-0.02	-0.10	0.05	-0.66
	年级	0.64	0.41	100.97***	0.04	-0.04	0.11	0.97
	自我厌恶				0.64	0.57	0.72	17.33***
社会支持	性别				-0.16	-0.24	-0.07	-3.74***
	年级	0.50	0.25	36.38***	0.05	-0.03	0.13	1.22
	自我厌恶				-0.33	-0.44	-0.23	-6.14***
	抑郁				-0.16	-0.27	-0.05	-2.97**
	性别				0.03	-0.05	0.11	0.74
同伴关系	年级				0.08	-0.004	0.16	1.88
	自我厌恶	0.51	0.26	30.71***	-0.14	-0.25	-0.03	-2.48*
	抑郁				-0.07	-0.17	0.04	0.22
	社会支持				0.39	0.29	0.48	8.14***

注: 模型中每个变量的数值在代入方程前都经过了标准化处理。

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见表3。其中, 自我厌恶不仅能通过社会支持独立的中介作用影响同伴关系, 还能通过抑郁→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同伴关系, 具体如下: (1) 自我厌恶→抑郁→同伴关系为间接效应1(效应值为-0.04), 结果不显著; (2) 自我厌恶→社会支持→同伴关系为间接效应2(效应值为-0.13); (3) 自我厌恶→抑郁→社会支持→同伴关系为间接效应3(效应值为-0.04)。其中, 总中介效应值为-0.21, 占总效应(效应值为-0.35)的60.00%, 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7.14%和11.43%。其中, 社会支持的单独中介效应要显著大于抑郁→社会支持的序列中介效应(比较3)。

表3 中介效应检验及不同路径比较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中介 效应(%)
总间接效应	-0.21	0.05	-0.31	-0.12	60.00
间接效应1	-0.04	0.04	-0.12	0.03	
间接效应2	-0.13	0.03	-0.19	-0.07	37.14
间接效应3	-0.04	0.02	-0.07	-0.01	11.43
比较1	0.09	0.05	-0.01	0.18	
比较2	-0.03	0.04	-0.09	0.08	
比较3	-0.09	0.04	-0.17	-0.02	

注: 比较1为间接效应1 vs. 间接效应2; 比较2为间接效应1 vs. 间接效应3; 比较3为间接效应2 vs. 间接效应3。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 自我厌恶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同伴关系, 假设H₁得以验证。这表明, 自我厌恶是影响大学生同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自我厌恶所包含的自我内在排斥是一种负面认知, 会增强个体对自我的绝望感以及感知到的负担感(Clarke et al., 2019), 从而进一步阻碍了个体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王凯, 张野, 2020)。因此, 改善大学生同伴关系的途径之一便是缓解或尽可能降低他们的自我厌恶水平。

对于自我厌恶与大学生同伴关系中介机制的进一步探讨发现, 自我厌恶通过抑郁间接影响大学生同伴关系的中介路径不显著, 假设H₂未能得到验证。然而, 自我厌恶可以单独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的同伴关系, 还可以通过抑郁和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同伴关系。首先, 自我厌恶可以通过提升抑郁的风险从而导致大学生形成不良的同伴关系, 怀疑同伴关系的可靠性, 进而影响同伴关系的质量。其次, 自我厌恶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改善大学生的同伴关系, 假设H₃得以验证。研究发现, 自我厌恶会导致个体感知到强烈的负担感和受挫的归属感, 进而形成对自己某些

方面内在排斥的一种负面认知 (Clarke et al., 2019)。然而, 根据拒绝敏感模型, 个体在感知到被排斥后可能会对后续社会互动中的拒绝线索更加敏感, 因而会更少地感知到社会支持 (朱英格等, 2022)。社会支持作为周边人群的一种支持性的行为, 能提升个体的社会适应性水平, 避免被环境孤立和伤害, 从而增强自身的归属感。对于大学生而言, 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就越容易与同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获得较高的评价以及良好的心理体验 (Rodda & Estes, 2018), 从而缓冲自我厌恶对同伴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 本研究发现, 自我厌恶可以通过抑郁和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同伴关系, 假设 H₄ 得以验证。这与已有的研究发现较为一致, 已有的研究揭示了自我厌恶与一些精神障碍 (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意识障碍、幻觉症等) 和相关症状 (如抑郁、焦虑等) 有关, 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等 (Brake et al., 2017)。作为影响个体尤其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种重要的危险性因素, 抑郁会引发青少年出现诸多不良情绪以及行为和社会适应方面的诸多问题 (Tang et al., 2019)。处于青少年晚期的大学生, 面对多重现实挑战的冲击, 更容易遭受自我厌恶的影响, 从而产生抑郁情绪, 而抑郁个体往往习惯于使用社会退缩策略, 这会使得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主动性进一步下降, 不愿意向亲友寻求支持和帮忙, 长久以往会导致他们无法得到较多的社会支持 (Schwartz-Mette & Rose, 2016)。但如果给大学生提供来自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社会支持, 便会改善其心境状态, 促进他们与外界的沟通交流, 不仅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交技能, 还会减少由于畏惧社交活动而产生的多种社交退缩行为 (曾嘉鸿等, 2017), 从而获得良好的同伴关系。由此可见, 社会支持是自我厌恶影响大学生同伴关系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因此, 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应进一步提高对于大学生社会支持的重视, 合理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从而减少由于个体自我厌恶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进而更好地改善大学生的同伴关系。

在理论上, 已有的关于大学生同伴关系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教养方式、自尊、评价恐惧等影响因素, 而自我厌恶作为影响大学生同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其所发挥的影响还未曾被学界充分认识到。本研究不仅探讨了自我厌恶对同伴关系的直接影响, 还考察了其内在的影响机

制,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大学生同伴关系的研究, 并整合个体和环境两方面的视角, 为提升该群体的同伴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在实践上, 本研究发现, 自我厌恶会增加抑郁情绪出现的风险, 但经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的缓冲后, 负面效应被削弱了, 同时还能改善同伴关系。这就表明, 社会支持在缓冲大学生自我厌恶和抑郁产生的负面影响, 以及改善大学生同伴关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这一研究结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在改善大学生同伴关系方面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 本研究为横断研究, 很难有效地考察自我厌恶、抑郁、社会支持和大学生同伴关系之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形成的因果关系。为此, 后续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追踪的方式和设计严密的实验, 从而更加全面地佐证和解释本研究的发现; 其次, 在自我厌恶对大学生同伴关系的影响中, 本研究探讨了可能存在的中介因素 (抑郁、社会支持) 和控制变量 (性别、年级), 也许还存在其他个体特征 (如社会技能) 和环境因素 (如不同文化背景) 会对同伴关系造成不同的影响, 后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掘和探讨其他可能影响同伴关系的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 以进一步完善自我厌恶影响大学生同伴关系机制的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自我厌恶对大学生同伴关系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发现自我厌恶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同伴关系, 社会支持可以缓冲自我厌恶对大学生同伴关系的负面影响, 自我厌恶可以通过抑郁和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同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自我厌恶会直接或间接通过增加抑郁的风险, 进而对大学生同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但在社会支持作为一个保护性因素加入后,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会削弱这些负面效应, 同时还能改善同伴关系。

参 考 文 献

- 范航, 朱转, 苗灵童, 刘燊, 张林. (2018). 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4), 481–488.
- 纪林芹, 潘斌, 王春燕, 娄萍, 陈亮, 张文新. (2018). 青少年早期同伴拒绝、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关系: 交叉滞后分析. *心理科学*, 41(3), 579–585.
- 刘爱楼, 刘贤敏. (2020). 基于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的大学生抑郁情绪的

- 发展轨迹: 3年追踪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8(1), 71–75, 118.
- 刘广增, 张大均, 潘彦谷, 陈万芬, 马原啸. (2016). 中学生心理素质与同伴关系的研究: 自尊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39(6), 1290–1295.
- 刘燊, 洪新伟, 陈燕铃, 宋明华, 张林. (2022). 中学生受欺凌与抑郁情绪的关系: 安全感与自尊的中介作用. *应用心理学*, 28(6), 516–522.
- 刘贤臣, 唐茂芹, 陈琨, 胡蕾, 王爱祯. (1995). SDS 和 CES-D 对大学生抑郁症症状评估结果的比较.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9(1), 19–20, 37.
- 邱依雯, 娄熠雪, 雷怡. (2021). 青少年抑郁: 基于社会支持的视角. *心理发展与教育*, 37(2), 288–297.
- 王凯, 张野. (2020). 校园排斥对初中生内外化问题的影响: 同伴关系与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5), 594–604.
- 熊戈, 陶好娟, 刘哲宁, 杨文辉. (2019). **自我厌恶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中的效度和信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1), 38–43.
- 叶宝娟, 马婷婷. (2020).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学探新*, 40(5), 465–471.
- 叶悦妹, 戴晓阳. (2008). 大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6(5), 456–458.
- 曾嘉鸿, 陆爱桃, 郭煜阳, 蔡润杨. (2017). 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的关系: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研究*, 10(2), 83–89.
- 张林, 洪新伟, 范航, 陈燕铃, 赵明玉, 朱婷婷, 刘燊. (2022). 初中生依恋风格与欺凌保护行为的关系: 社会支持和欺凌应对效能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 212–218.
- 张林, 牟忠琛, 刘燊, 高飞. (2017). 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受骗倾向的关系: 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心理与行为研究*, 15(6), 766–773.
- 周玮, 洪紫静, 胡蓉蓉, 朱婷婷, 刘燊, 张林. (2020). 亲子支持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关系: 安全感和情绪表达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2), 249–256.
- 朱英格, 董妍, 张登浩. (2022). 主观社会阶层与我国居民的获得感: 社会排斥和社会支持的多重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1), 111–115.
- 邹泓. (1998). 同伴关系的发展功能及影响因素. *心理发展与教育*, 14(2), 39–44.
- Bornstein, M. H., & Putnick, D. L. (2021). **Dyadic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 Stability in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from infancy to adolescenc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5(4), 445–456.
- Brake, C. A., Rojas, S. M., Badour, C. L., Dutton, C. E., & Feldner, M. T. (2017). **Self-disgust as a potenti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TSD and suicide risk**.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47, 1–9.
- Brieant, A., King-Casas, B., & Kim-Spoon, J. (2020). Transac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executive functioning and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symptomatology in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4(1), 213–224.
- Clarke, A., Simpson, J., & Varese, F. (2019).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the concept of self-disgust**.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26(1), 110–134.
- Glashouwer, K. A., & de Jong, P. J. (2021). **The revolting body: Self-disgust as a key factor in anorexia nervosa**.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1, 78–83.
- Healy, K. L., & Sanders, M. R. (2018).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upportive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and peers mitigate victimization, depression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children bullied by peers.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49(5), 800–813.
- McGovern, M. E., Rokicki, S., & Reichman, N. E. (2022).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economic well-being: A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05, 115017.
- Overton, P. G., Markland, F. E., Taggart, H. S., Bagshaw, G. L., & Simpson, J. (2008). **Self-disgus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ysfunctional cognitio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Emotion*, 8(3), 379–385.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903.
- Powell, P. A., Simpson, J., & Overton, P. G. (2015). **Self-affirming trait kindness regulates disgust toward one's physical appearance**. *Body Image*, 12, 98–107.
- Reus, G. Z., de Moura, A. B., Silva, R. H., Resende, W. R., & Quevedo, J. (2018). **Resilience dysregulation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Focus on glutamatergic imbalance and microglial activation**. *Current Neuropharmacology*, 16(3), 297–307.
- Rodda, A., & Estes, A. (2018). Beyond social skills: Supporting peer relationships and friendships for school-aged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eminar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39(2), 178–194.
- Schwartz-Mette, R. A., & Rose, A. J. (2016).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onversational self-focus in adolescents' friendship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4(1), 87–100.
- Song, J. G., Kwon, O., Hwang, E. M., Kim, H. W., & Park, J. Y. (2022). **Conditional deletion of TMEM16A in cholinergic neurons of the medial habenula induces anhedonic-like behavior in mice**.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426, 113841.
- Tang, X. F., Tang, S. Q., Ren, Z. H., & Wong, D. F. K. (2019).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in secondary school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45, 498–507.
- Turney, K., & Hardie, J. H. (2021). The repercussions of parental depression for perceptions of coparental cooper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3(2), 466–481.

- Wu, Y. P., Fang, M., Wu, J. F., Chen, Y. M., & Li, H. (2022). Shyness and school engagement in Chinese suburban preschooler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teacher-child closeness and child gen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7), 4270.
- Ypsilanti, A., Lazuras, L., Powell, P., & Overton, P. (2019). Self-disgust as a potential mechanism expla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43, 108–115.
- Zung, W. W. (1965).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2, 63–70.

Self-Disgust and Peer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hain Mediation Effects of Depression and Social Support

LIU Shen¹, HONG Xinwei², ZHAO Mingyu², SONG Minghua³

(¹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²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³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Guidance Center,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self-disgust on peer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roles of depression and social support. A total of 443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a set of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elf-Disgust Scale, Peer Relationship Scal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nd Social Support Scal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Self-disgus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er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2) Depression and social support played the chain mediation roles between self-disgust and peer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ducing the self-loathing and depression level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r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peer relation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peer relationship, self-disgust, depression, social support, college students.